

劝说类动词句法语义特性的动态研究

刘丽丽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劝说类动词除具有祈使言语行为动词的共性特征外还具有其个性特征。本文从语义、语法、语用三个视角对劝说类言语行为动词进行分析、阐释, 在揭示该类动词各项特征的同时, 充分考虑到该类动词结构中所包含的各种与“人”相关的因素。该研究成果有利于机器翻译的发展, 同时也为其它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语义结构; 语法特征; 意向性; 取效性

中图分类号: H353.2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言语行为动词是所有语言词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 Wierzbicka 1987: 33)。与一般动词相比, 言语行为动词的数量极其有限, 但它们却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言语行为动词下属分类的劝说类动词在言语行为动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就目前所搜集到的材料看, 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极少。本文拟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尝试对汉语劝说类动词的语义、语法、语用等特征进行动态研究, 即把同说话人各种主观因素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 以期更好地揭示该类动词的意义和用法。劝说类动词的词义中包含着“说话人主体拿道理规劝客体, 希望客体听从”的意义, 劝说的目的是让客体受益。具有劝说意义的动词有: 劝₁、劝说、规劝、规谏、规诫/规戒、劝诱、劝告₁、劝导、劝解₁、劝诫/劝戒、劝勉、谏、谏诤、奉劝、忠告₁、说服、开导、开解、解劝、劝止、劝阻等。在此, 规谏、规诫/规戒、谏、谏诤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 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低。因此, 我们下文对其不做过多阐释。

1 劝说类动词的语义结构

语义场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 是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语言单位的聚合体。言语行为动词的共同语义特征是言说性, 这使其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语义场。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场一般以一个 (有时也会是几个) 动词为核心, 同一语义场内的其它动词是该核心动词的进一步说明和细化。词汇语义结构相同的动词倾向于有共同的句法行为。因此, 我们对于该语义场内核心动词的分析可以为整个同一语义场内其它动词结构的构建提供帮助。动词“劝说”即为劝说类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场内的核心动词。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动词“劝说”语义结构的描写来揭示该类动词的共性语义特征。

1.1 元语言释义

元语言是描写任何语言单位意义的基本工具。《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 将

“劝说”释义为：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示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3：1051）。从该释义中我们可提取出两个语义成分：（1）X 说了某些话；（2）X 话语的目的是使 Y 做某事或同意某事。在此，（1）为动词“劝说”的陈说，（2）为动词“劝说”的动因。然而，《现代汉语词典》用“劝”来释义“劝说”属于循环释义，这降低了释义的可比性和明确性。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方法可将“劝说”释义为：X 劝说 Y 做 P/同意 P = （1）Y 不想做 P/不同意 P（预设）；（2）X 认为做 P/同意 P 对 Y 有好处（预设）；（3）X 对 Y 说了一些原因和道理（陈说）；（4）X 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 Y 做 P/同意 P（动因）。¹

当对“劝说”进行否定时，否定的只是其陈说部分，即“X 对 Y 说了一些做 P/同意 P 对 Y 好，Y 应该做 P/同意 P 的原因和道理”，而没有否定其预设成分，即“Y 不想做 P，X 认为做 P/同意 P 对 Y 有好处”。

从对动词“劝说”的释义分析中可以看出，交际双方（X，Y）在权势、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并未明显体现，说话人只是从听话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他应该去做行为 P/同意 P。这一点使动词“劝说”区别于动词“命令”。在动词“命令”中，说话人有权要求听话人去实施行为 P/同意 P，并在其拒绝执行时有权对其进行惩罚。同时，从动词“劝说”的释义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即将进行的行为 P 由听话人一人来完成，说话人不参与其中。这使得动词“劝说”又不同于动词“建议”。在动词“建议”的释义分析中，对于未然的行为 P 或由听话人完成，说话人为其提供帮助；或由听话人单独完成；或由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完成（И.А. Мельчук 1984：644—650）。“劝说”与同一语义场内的动词“劝告”间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动词的预设上。动词“劝告”的预设为“说话人假设听话人很想知道其对听话人即将进行的行为 P 的意见”（Ю.Д. Апресян 2003：1075）。

通过元语言释义可以清楚地发现，静态的词汇语义与言语中实际使用的词语一样，也可能包含或掺杂各种各样同“人”的情态因素有关的意义成分（彭玉海 2009：281）。正如华劭先生所言：“词语广泛反映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态度、意图、情感等。（华劭 2003：146）”因此，我们在释义分析中决不能排斥“人”的因素对语义的作用和影响，否则语义分析本身将很难进行彻底。借助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理论，词汇语义中隐含的各种动态信息如交际双方的关系、地位、说话人的言语意图等清晰可见，进而可以直观、系统地揭示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场内各词汇语义单位的同义、近义、反义、转换等关系。

下面我们通过支配模式、词汇函数描写动词“劝说”在表层句法中的体现形式及其词汇搭配情况。

1.2 支配模式

支配模式是《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简称 ТКС）中词条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表格形式体现被释词项的语义配价和句法题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限制句法题元表达方法的语法、语义条件，它是描写谓词语义与句法结构的接口（蒋本蓉 2009：130）。И. А. Мельчук 指出，对于关键词 C₀ 的每个语义配价在支配模式中给出相应的深层句法题元和该题元在文本中的表达方法；反之，对于关键词 C₀ 的每个深层句法题元给出语义解释，指出所示情景中该题元表示的角色（И.А. Мельчук 1974：138）。

动词“劝说”的主体语义价 X、客体语义价 Y 在表层句法结构中可通过表人的名词性短语体现，还可以借助换喻辞格，由一些具有言说能力和权利的国家、机关、机构、团体等名词填充。如：（1）a. 物业证实该业主加盖系违章建筑，他们曾劝阻，但无效。（谷歌搜索）b. 布莱尔劝说议会同意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对伊战争。²同时，客体语义价 Y 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还可通过介宾短语体现。一般常用的介词如“向”、“对”、“把”等。如：（2）a. 那个

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b. “八哥儿她娘！”赵赧头对老伴劝说，“不是光咱一户，咱不能叫乡亲们伤心。”|c. 光头站长把双方劝说了半天，让加林不要拉了。动词“劝说”的内容语义价在表层句法结构中常常可通过动词短语、直接引语、把字短语体现。如：(3) a. 战国初期，一个中年人急匆匆地赶到楚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b. 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c. 不久，周瑜病死了，鲁肃才劝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据此，动词“劝说”的支配模式见表 1：

表 1—劝说

1=X (主体)	2=Y (客体)	3=P (内容)
表人名词短语—主语	1. 表人名词短语—宾语 2. 介宾短语—状语	1. 动词短语—述谓补足语 2. 直接引语—补语 3. 把字短语—述谓补足语

动词的支配模式是对动词在语义、句法以及词形表达形式等方面的支配能力的描写，它是语义层与句法层的对接，目的是为“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的双向转换服务。在该描写过程中由于语义、句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动词的语法结构关系与语义结构关系并不总是整齐对应的。如例(3a)中“楚王”为兼语，其语法上指向两个句子成分，即“劝说”和“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在此，“楚王”做前者的宾语，做后者的主语，但语义上指向动词“劝说”词义中的客体配价。“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语法上前指“楚王”，做其谓语，语义上指向“劝说”词义中的内容配价。又如(2a, b, c)中，“向秦昭襄王”、“对老伴”、“把双方”在表层句法结构中做状语，秦昭襄王、老伴、双方语法上分别指向介词“向”、“对”、“把”，做其宾语，构成的介宾短语在句中做状语，但语义上三个名词均指向“劝说”词义中的客体配价，是该动作行为针对或指向的对象。

在动词“劝说”的表层句法结构中，常常出现省略现象，只体现部分情景参与者。这些在表层结构中不显示的语义配价在交际上已失去了关注，它们占据的是隐性位，或称零位(张家骅等 2003: 93)。有时，在表层句法结构中，配价位置也往往会发生变化，常常体现为客体价、内容价位置的移动，目的是将其作为关注的焦点使之凸显出来。在动词“劝说”的语义结构中最为明显的体现即是通过介词将客体置于动词之前。当客体价前移置句首时，介词也应与客体一同前移。比较：(4) a. 我对妻子已整整劝说了快两年了。|b. 对妻子我已整整劝说了快两年了。

1.3 词汇函数描写

词汇函数(лекс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是莫斯科语义学派《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转换模式的核心概念，指一组词汇语义单位 $X(X_1, X_2 \dots X_n)$ 与表达特定抽象语义类型 f 的另一组词汇语义单位 $Y(Y_1, Y_2 \dots Y_n)$ 之间的对应关系： $Y=f(X)$ (张家骅等 2003: 47)。通过词汇函数可以全方位描写关键词 C_0 的词汇搭配情况，确定与其在意义上存在联系的所有词(词组)。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交际或写作中选择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对动词“劝说”的描写中所要用到的词汇函数主要有以下几种：Syn(同义词)，Conv(转换词)，Magn(极端特征)，Ver(符合规范的特征)，Perf(行为达到内在界限)。

动词“劝说”的词汇函数描写如下：

Syn_▷(劝说)=劝₁(上义词同义词)；Syn_◁(劝说)=劝阻、劝止(下义词同义词)；Syn_∩(劝说)=劝告₁(交叉同义词)；Conv₂₁₃(劝说)=被劝说，如，人们总是被劝说才离开；Magn_{quant}(劝说)=反复、再三；Ver(劝说)=苦苦地、苦口婆心地、耐心地；Perf(劝说)=说服

透过词汇函数可见，动词“劝说”可与数量上表达极大特征意义的词搭配使用，原因在

于这些限定成分的语义指向动作行为本身，即具体的劝说过程。在表示行为、动作完成意义的 Perf 中，俄语通常由该动词对应的完成体动词来表达，即 Perf (уговаривать) = уговорить。汉语中对应的意义通过动结式短语“说服”表达。

2 劝说类动词的语法特征

2.1 劝说类动词不同体的语法形式

劝说类动词是祈使言语行为动词的语义小类，说话人使用该类动词的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原因、说明道理来表达自己的祈使听话人去做某事的意愿。它可以和体助词“着”、“了₁”、“过”搭配使用，分别表达行为的持续、完结或行为的整体特征、行为曾经发生等意义。如：(5) a. 两位老人反复地劝说着她。| b. 母亲最终说服了他。| c. 办案人员不愠不火，抓住时机，耐心地对他说服劝导了两个多小时。| d. 我已劝解过多次。

经查验劝说类动词（除说服外）均可在动词后边加上“着”或在动词前面加上“在”，表达行为的过程意义，相当于俄语中对应的动词未完成体具体过程意义。如句子“他正劝着老李呢”/“他在劝老李呢”相当于俄语中的 Он уговаривает Лао Ли。

劝说类动词（除劝戒、忠告₁外）均可与“了₁”搭配使用构成动词完成体形式。通过例句分析可知，动词“说服”在与“了₁”搭配时表达行为的结果意义，其它各词在与“了₁”搭配时表示行为的整体性特征意义。原因在于动词“说服”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两个语义要素：劝说活动和劝说结果，后者为核心交际信息，前者居次要地位，起背景作用。因而，词义本身表达行为的结果意义，该动词不与“着”搭配表示行为达到结果前的过程意义。在特定句法位置上可以不附着“了₁”独立使用（张家骅 2004：365）。如：(6) 菲利普 5 日表示，他已经说服反政府武装的其他领导人解除武装。其余各词的语义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语义成分是“劝说活动”，因而在与“了₁”搭配使用构成相应完成体时，不表达行为的结果意义，只表达将行为的开始、中间、结束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行为意义。如：(7) 克明把觉悟唤到他的书斋里正言教训了一番，没有用；温和地开导了一番，没有用；又雄辩地劝诱了一番，也没有用。在此，“开导了”、“劝诱了”的意思是“开始说开导/劝诱的话，说一段时间开导/劝诱的话，停止说开导/劝诱的话”。

所有动词均可与“过”搭配使用，表达劝说行为在过去曾经发生过，见 5 (d)。同时，该语义场内的一些动词还可以重叠构成短时体，具有这一语法特征的动词有劝₁、规劝、劝说、劝导、劝解₁、劝告₁、开导、开解、解劝。如：(8) a. 你替我劝说劝说老王。| b. 李先生，你怎么不劝解劝解他呢？

在具有述补结构的动词中可嵌入“得、不”构成可能体。经查验该语义场内只有动词“说服”是述补结构，可嵌入“得、不”构成可能体。如：(9) a. 只有你才说得服他。| b. 你说不服人家就说明你的理由还不充分。在此，“得”、“不”语义指向说服的可能性，前句相当于“只有你才能说得服他”；后句相当于“你不能说服人家就说明你的理由还不充分”。

2.2 劝说类动词的词汇搭配限制

从劝说类动词的陈说中清晰可见，该类动词体现的是一类具体的言语活动。因此，其后可与动量词、时量词搭配使用，其语义指向劝说类动词的言语过程。经例证查验，常与该类动词搭配的动量词为：下（几）、次、回、遍、番、通、顿。在与劝说类动词连用时，“下（几）”、“番”、“通”、“顿”前一般只能加“一”，其余各词不限。如：(10) a. 满喜就在他们场上帮忙，觉着不去劝一下太不好看，只得假意随后赶去。| b. 他走到大门口时，孟保田从后面追上来，将他拖到一边，反复劝了一通。

常与该类动词搭配的时量词为一会（几）、一阵（几）、半天以及其它一些表示定量、不定量的时间词。如：(11) a. 我和白枫在两边解劝了好一会，蔡成才抽抽噎噎地直起了身子。

|b.几个主要领导围着老四劝了一阵。|c.甥舅爷孙二人抱头痛哭，霍青也被弄得鼻子酸，上前解劝了半天，才让他们两个收住了声。

上述各句中与动词搭配的时量词指动作本身持续的时间。

如前文所述，动词“说服”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两个语义要素：劝说活动和劝说结果，而后者为核心交际信息。因此，与其搭配的动量词、时量词数量有限且使用较少，在《CCL语料库检索系统》中我们仅查到两例。(12) a.大家又说服了一番，康明理才答应下来。|b.别的委员们又说服了一阵，说得糊涂无话可说。“一番”、“一阵”，其语义指向动词“说服”的预设部分——言语过程。在短语“说服了好几天了”（孟琮等 1999：345）中，该时间语词指向“说服”的陈说部分，指动作完成后行为结果持续的时间。

劝说类动词前可以和表示经常性意义的时间语词如多次、屡次、再三、反复等搭配使用，表达经常、反复进行的行为，语义指向言语过程。如：(13)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之后，决定实行“兵谏”。||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反复劝说下，他才住进了医院。

此外，劝说类动词还可与程度副词“极力”、“尽力”、“努力”、“竭力”等连用，语义指向该类动词释义中的动因。如：(14)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句中的副词“竭力”表明“教练想让我父母同意我打球”这一动机的强烈程度。

3 劝说类动词的意向性、取效性

言语行为动词是一类具有特殊意义的动词，它除具有言说性特征外还突显出意向性特征。意向性是哲学、心理学乃至当前人工智能研究关注的热点。所谓意向性，简单地说“就是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便指向、涉及、关联或针对外在世界的种种客体和事态。”（塞尔 2001：94）可见，意向性使人的意识具有了方向性，即指向外部世界，而不指向心理状态自身。正是由于该类动词具有了意向性特征，说话人的某一心理状态便针对、指向了听话人，或与听话人发生关联。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一些动词还涉及到“言后之果”即唤起听话人的反应行为，使其朝着说话人事先预计的方向发展，以取得某种预期的效果。这类动词的意向性、取效性特征与动词的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俄语中，劝说类动词的未完成体为具有特定取效目的的意向言语行为动词（иллоку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 РА），完成体为取效言语行为动词（перлоку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 РА），表明目的达到，获取了所求结果，即听话人开始考虑做或同意做说话人认为是正确的行为（М.Я. Гловинская 2001：278—279）。该类动词属对偶体努力尝试动词（conatives），其未完成体与完成体分别包含“努力尝试”与“获得成功”的语义因素（张家骅 2004：364）。二者体的意义对立关系为过程行为/结果行为的对立关系，由同一词的不同语法形式表达。

与俄语劝说类动词未完成体语义对应的汉语劝说类动词（说服除外）为意向言语行为动词，可在其后加“着”或其前加“在”表达达到结果之前的行为过程。与俄语不同的是，在该类动词后加“了₁”构成的相应完成体形式也为意向言语行为动词，它不涉及意向活动的结果，只是将意向活动的开始、中间、结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连接在一起。尽管二者的体由同一词的不同语法形式表达，但其意义对立关系体现为过程行为/整体行为的对立关系。对相应动词的完成体进行否定时，被否定的是包括开始、中间、结尾在内的行为整体。

在汉语劝说类动词中仅劝说/说服这对动词与俄语对偶体努力尝试动词意义对应。对偶体努力尝试动词完成体的释义分析中完全包含未完成体动词的释义，并将其作为预设部分保存下来。相对于劝说而言，说服不但强调说话人向听话人阐明其进行行为 P/同意 P 的原因

和道理(预设),而且还指出听话人接受了说话人的劝说同意做P/同意P(陈说)。如句子“我最终说服了他”中,陈说是结果,预设是劝说的活动(张家骅等 2003: 141)。对其进行否定时,否定的只是陈说部分,即“他接受了劝说同意做P/同意P”,而不包括劝说活动本身,也就是说“没说服”否定的只是“服”,而不是“(劝)说”。

4 结语

本文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理论、支配模式、词汇函数对劝说类动词的深层语义结构、表层句法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劝说类动词可用于不同体的语法形式中。劝说类动词前可与表示经常性意义的时间语词搭配,其后可与动量词、时量词搭配使用。该类动词(除说服外)加“了₁”构成的完成体语法形式具有意向性特征,表示整体行为意义。动词“说服”加“了₁”构成的完成体语法形式具有取效性特征,表示行为结果意义,它与俄语完成体努力尝试动词的语义结构相同,包含主体有目的的活动和达到目的两个语义成分。汉语中劝说/说服这对动词语义、语法上相当于俄语中的对偶体努力尝试动词,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语义上有对立关系的不同的词构成,后者中体的对应词偶(видовая пара)虽由不同的词构成,但这两个动词(除极少的由异根动词构成者外)之间存在着构词派生关系(信德麟等 1998: 349)。本文对于劝说类动词的分析可为其它言语行为动词的分析提供借鉴,同时可以为词典编撰和语言的信息处理等提供参考依据。

附注

1 М.Я. Гловинская 对动词 уговаривать 的释义中认为预设(1)为X想要Y做P,预设(2)为Y不想做P(М.Я. Гловинская 1993: 186)。本文认为动词“劝说”的预设中,首先是客体Y不想做P。对于X是否想要Y做P并未凸显,主体X只是从客体Y的利益考虑,认为做P对Y是好的。因此,我们在释义中调整、改变了动词的预设部分。

2 文中汉语例句除标明出处的外,均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参考文献

- [1]Апресян Ю. Д.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2]Гловинская М. Я. Семантика глаголов реч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ории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A].//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3]Гловинская М. 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и синонимия в вид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а РАН, 2001.
- [4]Мельчук И. А.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Смысл↔Тексты”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5]Мельчук И.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Вена: 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1984.
- [6]Wierzbicka Anna English Speech Act Verbs [M]. Australia: Academic Press, 1987.
- [7]华 劭. 语言经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8]蒋本蓉. 支配模式在汉语语义词典中的应用 [J]. 外语学刊, 2009 年第 4 期.
- [9]孟琮等.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0]彭玉海. 语义动态分析方法探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1]塞尔·约翰. 心灵、语言和社会 (李步楼译)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12]信德麟等. 俄语语法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13]张家骅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4]张家骅. 现代俄语体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The Dynamic Research o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Persuasive Speech Act Verbs

LIU Li-l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Besid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ative verbs, the persuasive verbs have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semantic, syntax, pragmatic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persuasive speech act verbs. While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verbs, the author takes into account various "human" factors of such verb structures. The results ar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t also suppli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other Speech Act Verbs.

Key words: semantic structur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intentionality; effectiveness

作者简介: 刘丽丽 (1981—), 女, 黑龙江五大连池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理工大学俄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义学, 语用学。

收稿日期: 2011-05-06

【责任编辑: 靳铭吉】